

张宗祥编著

清朝文学

· 近代名籍重刊 ·

清朝文学

张宗祥 编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装帧设计 范一辛

书印开版印发	出作书
号数本次刷行	版者名
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	清朝文学
787×1092 1/32 印张2 $\frac{1}{4}$	张宗祥 编著
1—5000 定价 1.25元	生活·读书·新知
ISBN 7-5426-0030-3/I·9	三联书店上海分店
	(上海绍兴路五号)
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	吴县美术印刷厂

出版说明

我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，绵绵五千年中，曾不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。

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，都是这一民族在历史的劳动和生活中，长期实践，逐步和累综合形成的，它是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艺、伦理、宗教、法律、心理、语言文学、风俗习惯等等多层次的外化，而在每一个发展的历史阶段，又各有其时代的特征。

在近代，西方文化传入后，经过吸收，正逐步融合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。在此影响下，我国近代的文化学术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，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又一转折点。在我国，历代多的是通人通儒，少有专门的学者，虽说有诸子百家，而他们的著作内容大都是多学科兼容并包。直到近代，才较多的出现各类专门著作，其中，或对某一带有社会性的问题，或对某一历史现象，或是宗教的思想史，或是某一断代的文学艺术……跳出前人藩篱，作出系统的论述，出过一批

有影响的著作。只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，这些著作印数很少，流传不广，如今已很难一见了。

当前，我国学术界正在开展中断已久的文化研究，为此，我们特选择自清末至解放前后出版的有参考价值的专门著作若干种，作为一套丛书陆续影印出版，以供对文化研究的需要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清代文學目次

一 緒論·····	一
二 清初文學概述·····	三
三 乾隆文學概述·····	一六
四 嘉慶文學概述·····	二八
五 道光文學概述·····	三六
六 咸同文學概述·····	四三
七 光宣文學概述·····	四五
八 清詩概述·····	五五
九 清詞概述（附戲曲）·····	六一
十 結論·····	六四

清代文學

一 緒論

凡文學之變遷分爲三種，而世人所謂工拙者不與焉。一因遞演而變者。例如西漢變爲東漢，東漢變爲魏晉，魏晉變爲六朝，以次推移，化散爲整，化整爲工，化工爲麗，苟執六朝之文與西漢文並觀，相去之遠，奚啻霄壤。自西漢、東漢、魏晉、六朝，循序誦之，乃正如四時之代謝，不見有推移之跡。此所謂遞演者也。二因極盛而生反響者。凡物盛則必敝，文學習尚，何獨不然。六朝之敝，至唐初而極，李諤論文體書曰：『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，積案盈箱，惟是風雲之狀。』非虛語也。韓昌黎、柳柳州起而矯之，救之以質，其勢若逆，而實順。於是文學上自漢至六朝遞演之習革，而古文辭之名成立矣。此所謂反響也。三特立不受拘束者。舉世風靡，凡草皆假，聰明特達之士，決不隨之而靡；非故立異，兔網不能

弋鴻鵠，嚴霜不能凋松柏，彼自遂其志，全其真耳。故楚有屈原，漢有王充，此所謂特立獨行之文也。此三例者，幾於一定。

三例既明，請言三習：一、文章之士必以學問爲根據，根據既定，文之發現於外者其氣象亦自不同。然學問之途，千流萬派，既有所偏，遂以成習。劉更生父子深於經，其文淵雅質直；劉知幾深於史，其文議論疊出；柳子厚、蘇老泉深於子，其文峭刻恣肆；此學問之習成之也。二、時代變遷，文字隨異，史記字少，敍及三皇、班書字多，僅記一代；昔人漸爲史漢優劣，實亦時代囿之。若必以近世爲劣，往古爲工，則紀事必仿尚書之粵若稽古，編年必仿春秋之春王正月，正如新莽學周公耳。優孟衣冠，精神不寄，有何可取。故時代之習既成，學者但當知此是時代之習，不當因其習以分優劣也。三、自唐以下，文始有派，昌黎雖有矯正輕薄之功，亦實開門戶紛爭之弊。自此之後，不先求文之本源，但先論文之形式，章法如何，句法如何，是否某派，抑或有異，所爭者在此不在彼，於是乎學問荒落，而文章獨立矣。此猶無糧儲，無器械而名之曰兵，其服裝步伐，望之誠哉似兵矣，能一戰耶？此派別之習最爲誤人者也。予之著此篇也，欲人知文章之變遷及其根本，而瞭然於習慣習弊之間，故先舉其凡如此。

二 清初文學概述

清初文學上承明代，然明代自王陽明治學，歸震川治文，前後七子治詩之後，其薪火之傳，復何如耶？無論王氏之學談性命，參禪理，一無實際；歸氏之文囿於鄉里，但工小品，絕無鉅製；七子之詩活剝工部，生吞謫仙，一無自然之趣，就其末流以言，弊更滋甚；即合此數子外，復有何人可以相繼耶？是本源之地薄矣。其所以薄者，聰明才智之士，盡爲製藝試帖所牢籠，目文章爲古文雜作，目學問爲雜學外道，故汨沒於代聖立言之八股，剪裁工麗之五言八韻中，而文學遂不可問也。迨明之季，遼事日棘，流寇披猖，海內大擾，有識之士知時藝之無用，棄而治學，務求實在，於是士習一變，學問一新，而文學亦以之改絃易轍。其究也，未救明季之危亡，適開清代之文運。入清之後，故國之念不絕於心，既不顧食周粟，遂乃潛心殫慮，治學歿世。故其人則明代之遺民，其實則清代文學開國之元勳也。當是時湖廣則有王船山，江浙則有顧亭林，黃梨洲，皆高尚其志，不事王侯。而應之者若關中李二曲，太原傅

青主，閩百詩，浙東萬氏兄弟，江西魏氏兄弟。其不安於西山薇蕨者，復有若錢牧齋，吳梅村，侯朝宗，以視明代開國之際，僅有劉誠意，宋學士，高青邱寥寥數人，蓋大有間矣。

述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

顧炎武初名絳，字寧人，世稱亭林先生，江南崑山人。生明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。本世家子，自幼性情耿介，而聰穎絕倫。家中藏書素富，先生因得博覽載籍。鑑於國事日非，乃留心經世之學，遍覽諸史，及明代各朝實錄，先賢遺文，以至天下圖經，公移邸抄之類，凡有關民生利害者，輒記錄之，參以旁證，著天下郡國利病書。未成而國難作。清師南下，先生抗義失敗。其母王氏絕粒殉國，遺命先生不仕兩姓。先生眷念故國，觀察東南，知難集事，四十以後，浩然北遊，往還於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。所至載書與俱，遇關河阨塞，輒招老兵退卒，田父野老，而諮詢之，如有不合，則出書勘對。或於衝要地方從事墾殖。最後卜居陝西之華陰，以爲『綰轂關河之口，雖足不出戶，而能見天下之人，聞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險，不過十里之遙。若志在四方，則一出關門，亦有建瓴之勢。』志士心腸，於焉可見。康熙二十一年（一六八二），客死山西曲沃。年七十。著述甚夥，日知錄三十六卷最精，自言『平

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。『餘如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詩文集亦皆傳世之作。先生自少工文，嘗與同里歸莊——字玄恭，有光之孫——共遊復社，會文講藝。其與徐原一書云：『未登弱冠之年，卽與斯文之會，隨廚俊之後塵，步楊班之逸躅，人推月旦，家擅雕龍。』後則益自矜重，告人曰：『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：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命爲文人，無足觀矣。」僕自一讀此言，便絕應酬文字，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。懸牌於室，以拒來請。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，終已辭之。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，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，則不作也。』（與人書十八。）又曰：『君子之爲學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，徒以詩文而已，所謂雕蟲篆刻，亦何益哉！』（與人書二十五。）

黃宗羲，字太沖，世稱梨洲先生，浙江餘姚人。生明萬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。父尊素，天啓間爲魏闖所害。崇禎卽位，先生年十九，入都訟冤，袖長錐擊殺害父獄卒，事得昭雪。歸而折節讀書。時山陰劉宗周講學於菰山，先生秉遺命從之遊，學大進。國變以後，崎嶇海嶠，屢興義師，又爲魯王乞師日本，終無成功。其自述有云：『自北兵南下，懸書購余者二，名捕者一，守圍城者一，以謀反告訐者三，絕氣沙墀者一晝夜，其他連染邏哨所及，無歲無之；可謂瀕於十死者矣。』（南雷餘集怪說。）明統既

斷，乃絕意國事，奉母鄉居，從事述作。先生之學，博大精深，全祖望曰：「公以濂洛之統，綜合諸家，橫渠之禮教，康節之數學，東萊之文獻，艮齋之經濟，水心之文章，莫不旁推交通，自來儒林所未有也。」嘗謂：「明人講學，襲語錄之糟粕，不以六經爲根柢，束書而從事於遊談。」故受業者必先窮經。經術所以經世，方不爲迂儒之學，故兼令讀史書。又謂：「讀書不多，無以證斯理之變化；多而不求於心，則爲俗學。」故凡受先生之教者，不墜講學之流弊。其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，及宋元學案之一部，（僅成十七卷，餘爲其子百家與全祖望所續編。）則我國學術史之創作也。明夷待訪錄二十篇，力倡民權，同時如顧亭林輩已極重視之，而影響於晚近思想界者，蓋尤鉅焉。此外經部有易學象數論，孟子師說，春秋日食歷深衣考，律呂新義等。其授書隨筆乃未全之書，今所見僅傳鈔之本，故或誤爲一卷。書中所述，自書籍聚散以至尺寸度量，所載至廣，非一端也。而傳者泥於書之一字，斷爲因閩百詩問尙書而告之者，無乃妄歟？史部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，今水經，四明山志，贛州失事，永歷紀年，紹武爭立紀，四明山寨紀，海外慟哭紀，日本乞師紀，舟山興廢，沙定洲紀亂，賜姓始末，汰存錄。歷算有授時歷注，大統歷推法，授時歷假如，回回歷假如，歷代甲子考，勾服圖說，開方命算，割圓八線解，測圓要義

等。其遺文則有南雷文定，凡五集，晚年自刪爲南雷文約四十卷。又嘗輯明代文爲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。又續輯宋文鑑、元文鈔等皆未成。先生文不名一家，晚年忽愛謝皋羽，所處之境同也。全祖望議先生「文人之習氣未盡，以正誼明道之餘技，猶留連於枝葉。」亦頗中肯。

王夫之，字而農，號薑齋，世稱船山先生，湖南衡陽人。生明萬曆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）。少負異才，讀書十行俱下。張獻忠陷衡州，先生幾遭不測。旋從桂王授行人，爲羣小所扼，棄職歸。桂王既敗亡，乃晨夕杜門不復出，與社會接近。著書極多，然以僻在偏隅，絕少知者。嘉道間，新化鄧顯鶴、湘皋始爲編一書目。同治間，湘鄉曾國荃爲刻成七十七種，未刊及已佚者尙不少，其最通行者爲讀通鑑論、宋論、俟解等，文章堅勁，別具風格。卒康熙三十一年（一六九二）年七十四。

亭林先生與友人論學書曰：「竊歎夫百餘年來之爲學者，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解也。命與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。性與天道，子貢之所未得聞也。性命之理，著之易傳，未嘗數以語人。其答問士則曰：「行己有恥。」其爲學，則曰：「好古敏求。」……顏子之幾乎聖也，猶曰：「博我以文。」其告哀公也，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學。自曾子而下，爲實無若子夏，而其言仁也，則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

思。」今之君子則不然。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，……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。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。置四海之困窮不言，而日講危微精一之說。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，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……也。我弗敢知也。孟子一書，言心言性，亦諄諄矣。乃至萬章，公孫丑，陳代，陳臻，周霄，彭更之所問，與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處，去就，辭受，取與之間。……是故性也，命也，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。出處，去就，辭受，取與之辨，孔子，孟子之所恆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。……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：博學於文，曰：行己有恥。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，皆學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，以至出入，往來，辭受，取與之間，皆有恥之事也。士而不先言恥，則爲無本之人。非好古多聞，則爲空虛之學。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，而去之彌遠也。」張宗祥曰：「亭林先生此書實在懲宋學末流，專講性命，妄立門戶，空疏之弊既深，攻訐之習復起；志欲救之以節氣，導之以實學，故一篇之中，反覆諄屬如此。若認爲漢學與宋學分道揚鑣之宣言，猶淺見也。而予之錄此書，及兼引黃王諸先生者，就表而論，若與文學無關；實則文學之士非好古多聞不可。倘僅就文求文，此正賊假衣服，稗販如來耳，遑有生天之望耶？」故論清初文學，與其歸功於侯魏諸人純粹文學之士，不如歸

功於顧王諸先生碩學之士。此子所以斷清初文學必以諸先生爲元勳，而侯魏反居其次也。」

述侯朝宗魏叔子汪鈍翁

侯方域，字朝宗，河南商丘人。生明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。父祖皆爲顯宦，先生以貴介公子負異才，豪邁不羈，有聲士林。其文馳騁縱橫，務盡其才，著有壯悔堂文集、四憶堂詩集。順治十一年卒（一六五四），年僅三十有七。

魏禧，字冰叔，世號叔子，江西寧都人。生明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。明亡，先生隱居教授。與長兄伯子，弟季子，及彭士望、林時益等共居翠微峯，朝夕講貫，肆力古文辭。喜讀史，尤好左氏傳及蘇洵。其爲文，主誠議，凌厲雄傑，遇忠孝節烈事，則益感慨，摹畫淋漓。年四十，乃出遊。涉江踰淮，至吳越，思益交天下奇士。康熙十七年，徵舉博學鴻儒，以疾辭。後二年（一六八〇），赴揚州故人約，卒於客次。年五十七。著有文集三十二卷，詩八卷，目錄三卷，左傳經世十卷。兄祥，字善伯，世號伯子，更名際瑞。所著有文集十卷，雜俎五卷。弟禮，字和公。所著有詩文集十六卷。世稱寧都三魏。

汪琬，字茗文，號鈍翁，江蘇長洲人。與魏禧同年生，後禧十年歿。順治中進士，歷官皆有政績。舉康

熙十七年博學鴻儒，與修明史。公退，無時不致力於古文，頗有造詣，而性狷急，動見人過。又好詆訶。見文章必摘其瑕疵，故恆不滿人，亦極不滿於人。著有堯峯文集五十卷。

侯魏在清初最爲文學之士，聲名藉甚。究其實，侯則自名其集曰壯悔，將刻集，集中文字未脫稿者一夕補綴成之；享年又不及四十，使至五六十，其可悔之處安可計耶？魏氏文章其同時朋輩已有未享上壽，文未潔淨，且多諛墓酬應之作，以爲可惜者。紀曉嵐有言：『古文一派，自明代腐濫於七子，纖佻於三袁，至啓禎而極敝。國初風氣還淳，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，而琬與魏禱侯方域稱爲最工。然禱才雜縱橫，未歸於純粹；方域體兼華藻，稍涉於浮誇；惟琬學術既深，軌轍復正，其言大抵原本六經，與二家迥別。其氣體浩瀚，疏通暢達，頗近南宋諸家，蹊逕亦略不同。廬陵南豐固未易言，要之接跡歸唐，無愧色也。』此亦未爲的當之論。若以三家之文較之亭林梨洲船山，無論見解不同，卽文筆亦有間矣。吾故曰：文學必須先有根據之學也。

附論應酬文之弊病

魏氏之文，論者既有諛墓太多之誚。予則以爲此弊相沿久矣：自唐以來，文學之士專好刻集。集

中之文，傳記墓銘，居十四五。凡人一有文名，志在成集，當世富貴者，必攀援請託，以撰其先世之傳誌，意在假此人之集，傳之無窮。無論所載是否真實，但世間集部則愈多而愈濫矣。不獨事不足傳，且累其文亦不足傳。洛陽伽藍記載趙逸之言曰：『生時中庸之人爾，及其死也，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，盡生民之能事，爲君共堯舜連衡，爲臣與伊呂等跡。牧民之官，浮虎慕其清塵，執法之吏，埋輪謝其梗直。』所謂生爲盜跖，死爲夷齊，妄言傷正，華辭損實，在後魏已有此弊，在唐後尤爲通病。噫！安得使文學之士絕筆不爲，以保其文格人品耶？

述錢牧齋

黃顧諸先生既懲明季士習之空疏，侯魏復懲明季文學之猥靡，故一救之以切實，一救之以雄放，此予緒論中所謂反響者也。然當時尙有特出者一人，則錢牧齋是已。牧齋名謙益，字受之，號牧齋，晚又自號蒙叟，江蘇常熟人。生明萬曆十年（一五八二），登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第。天啓間，以東林黨人被擯。崇禎初，起官至侍郎，與溫體仁、周延儒互爭閣臣，落職里居。甲申之變，赴南京與諸大臣議立君，屬意潞王、常潞。馬士英等既擁戴福王，由崧，闖黨阮大鍼又用事，牧齋媚之，上疏頌士英功，又爲